

評白皮書

沈河東

出版者說明

本版《評白皮書》一書各文，是根據一九六〇年九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所載原文重印。其中的註釋，按照單行本的需要，曾經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作了一些增減和修改。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爲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和『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都是毛澤東同志爲新華社寫的對於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評論。這些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並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目 錄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一
別了，司徒雷登	九
爲什麼要討論白皮書	一七
『友誼』，還是侵略？	三三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	三七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美國國務院關於中美關係的白皮書以及艾奇遜國務卿給杜魯門總統的信⁽¹⁾，在這個時候發表，不是偶然的。這些文件的發表，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帝國主義的失敗，反映了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國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重重，無法克服，使帝國主義者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中。

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家內的人民大眾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門爭的歷史時代。

帝國主義替這些人民大眾準備了物質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

工廠、鐵道、槍砲等等，這些是物質條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強大的物質裝備，大部分是從美國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從日本帝國主義得來的，一部分是自己製

造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英國人侵略中國^①以來，接着就是英法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②，法國進攻中國的戰爭^③，日本進攻中國的戰爭^④，英國、法國、日本、沙皇俄國、德國、美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的戰爭^⑤，日本和沙皇俄國在中國領土內進行的戰爭^⑥，一九三一年開始的日本進攻中國東北的戰爭^⑦，一九三七年開始繼續了八年之久的日本進攻中國全境的戰爭，最後是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這最後一次戰爭，艾奇遜的信上說，美國對國民黨政府的物質幫助佔國民黨政府的『貨幣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國供給了中國軍隊（指國民黨軍隊）的軍需品』。這就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的戰爭。所有這一切侵略戰爭，加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壓迫，造成了中國人對於帝國主義的仇恨，使中國人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迫使中國人的革命精神發揚起來，從鬥爭中團結起來。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鬥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

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買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帝國主義

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以不等價交換的方法剝削中國的農民，使農民破產，給中國造成了數以萬萬計的廣大的貧農羣衆，貧農佔了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爲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爲殺人放火，姦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羣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這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羣，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羣衆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裏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着

幻想。他們不願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鬥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着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艾奇遜的白皮書表示，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目前這個局面是毫無辦法了。國民黨是那樣的不行，無論幫它多少總是命定地完蛋了，他們不能控制了，他們無可奈何了。艾奇遜在他的信中說：『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美國政府控制的能力，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無可避免的。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範圍之內，我們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種結局；這種結局之所以終於發生，也並不是因為我們少做了某些事情。這是中國內部各種力量的產物，我國曾經設法去左右這些力量，但是沒有效果。』

按照邏輯，艾奇遜的結論應該是，照着中國某些思想糊塗的知識分子的想法或說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強盜收心做好人』，給人民的中國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搗亂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遜說，還是要搗亂的，並且確定地要搗亂。效

果呢？據說是會有的。依靠一批什麼人物呢？就是『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說：『……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着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於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

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 and 他們鬥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揭露帝國主義，『刺激』他們，把他們打倒，制裁他們的犯法行爲，『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然後，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條件下和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然後，才有希望把已經繳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成員及其幫兇們給以由壞人變好人的教育，並盡可能地把他們變成好人。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嚮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後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着，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不要以爲勝利了，就

不要做工作了。還要做工作，還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爭取這些人。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

『準備鬥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의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並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麼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因為，據說，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外國的』，在中國沒有根的，是德國的馬克思（此人已

死了六十六年），俄國的列寧（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還活着）強加於中國人的，而且這個主義和這個制度是壞透了，提倡什麼階級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因此，必須推翻。這件事，經過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幕後總司令，艾奇遜國務卿（即經手發佈白皮書的一位可愛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滾蛋大使們一『鼓勵』，據說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艾奇遜們認為這是在做『鼓勵』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國的那些雖然相信美國但是尚有愛國心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認為是一瓢冷水，使他們感覺丟臉：不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當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幹這些混賬工作，而且公開地發表出來，丟臉，丟臉！對於有愛國心的人們說來，艾奇遜的話不是一種『鼓勵』，而是一種侮辱。

中國是處在大革命中，全中國熱氣騰騰，有良好的條件去爭取和團結一切對人民革命事業尚無深仇大恨，但有錯誤思想的人。先進的人們應當利用白皮書，向一切這樣的人進行說服工作。

別了，司徒雷登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已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以脫卸責任為目的白皮書，當然應該在司徒雷登將到未到的日子發表為適宜。

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藉以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

戰爭，組成了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個重大的部分。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戰綫鞏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歐洲進攻。美帝國主義在美洲的戰綫，它是認爲比較地鞏固的。這些就是美國侵略者的整個如意算盤。

可是，一則美國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二則歐洲人民的覺悟，東歐各人民主國家的興起，特別是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頑強地抵抗着美國的侵略政策，使美國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則，這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衆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這樣，就迫使美帝國主義的當權集團不能採取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的政策，而採取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美國的海陸空軍已經在中國參加了戰爭。青島、上海和台灣，有美國的海軍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島、青島、上海、南京都駐過美國的軍隊。美國的空軍控制了全中國，並從空中拍攝了全中國戰略要地的軍用地圖。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鎮，

在長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膠東半島，美國的軍隊或軍事人員曾經和人民解放軍接觸過，被人民解放軍俘虜過多次⁽¹⁰⁾。陳納德航空隊曾經廣泛地參戰⁽¹¹⁾。美國的空軍除替蔣介石運兵外，又炸沉了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¹²⁾。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參戰的行動，只是還沒有公開宣佈作戰，並且規模還不算大，而以大規模地出錢出槍出顧問人員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爲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是被中國和全世界的客觀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美國主義的當權派——杜魯門、馬歇爾系統不想直接侵略中國。在助蔣作戰的開頭，又曾演過一齣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爭端的文明戲，企圖軟化中國共產黨和欺騙中國人民，不戰而控制全中國。和談失敗了，欺騙不行了，戰爭揭幕了。

對於美國懷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和平來到的時候，美國在中國碰到了三種可能的選擇：（一）它可以一乾二淨地撤退；（二）它可以實行大規模的軍事干涉，幫助國民黨毀滅共產黨；（三）它可以幫助國民黨把他們的權力在中國最大可能的地區裏面建立起來，同時却努力促成雙方的妥協來避免內戰。』

爲什麼不採取第一個政策呢？艾奇遜說：『我相信當時的美國民意認爲，第一種選

擇等於叫我們不要堅決努力地先做一番補救工作，就把我們的國際責任，把我們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統統放棄。』原來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和『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就是干涉中國。干涉就叫做担負國際責任，干涉就叫做對華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遜在這裏強姦了美國的民意，這是華爾街的『民意』，不是美國的民意。

爲什麼不採取第二個政策呢？艾奇遜說：『第二種供選擇的政策，從理論上看，以及回顧起來，雖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戰前的十年裏，國民黨已經毀滅不了共產黨。現在是戰後了，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這在前文已經有了說明。在那些從日本手裏收復過來的地區裏，國民黨文武官員的行爲一下子就斷送了人民對國民黨的支持，斷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產黨却比以往無論什麼時候都強盛，整個華北差不多都被他們控制了。從國民黨軍隊後來所表現的不中用的慘況看來，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我們因此採取了第三種供選擇的政策……』

好辦法，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毀滅共產黨』，變中國爲美國的殖民地，完成美國的『國際責任』，實現『對華友好的傳統政策』。

國民黨腐敗無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還是要出錢出槍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論上』是妥當的。單就美國統治者來說，『回顧起來』也是妥當的。因為這樣做起來實在有興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實上是不行的，『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不是我們——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不想幹，幹是很想的，只是因為中國的形勢，美國的形勢，還有整個國際的形勢（這點艾奇遜沒有說）不許可，不得已而求其次，採取了第三條路。

那些認為『不要國際援助也可以勝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不拿薪水上義務課的好教員，他是如此誨人不倦地毫無隱晦地說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國之所以沒有大量出兵進攻中國，不是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有顧慮。第一顧慮中國人民反對它，它怕陷在泥潭裏拔不出去。第二顧慮美國人民反對它，因此不敢下動員令。第三顧慮蘇聯和歐洲的人民以及各國的人民反對它，它將冒天下之大不韙。艾奇遜的可愛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這第三個顧慮他不願意說。這是因為他怕在蘇聯面前丟臉，他怕已經失敗了但是還要裝做好像沒有失敗的樣子。那些歐洲馬歇爾計劃（三）陷入全盤崩潰的慘境。

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